

风流女囚

FENGLIU NUQIU

● 严 民 陶明国 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风流女囚

严氏 陶明国 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雨田

封面设计：李欣

风流女囚

严民 陶明国等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191千字2插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黑龙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 7-5059-0978-9/I·704 定价：3.40元

内容提要

书中以在押女犯的思想转变为线索，展现了狱中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失足女青年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主人公严燕是一位年轻美貌而又倍尝辛酸苦辣的姑娘，她因与父亲不和被赶出家门，流落于街头，在社会上出尽了风头，干尽了风流韵事。被判刑收监后，在狱中依然自命不凡，由于不懂法，她为替同伴报仇出气，而冒充她人之名去戏弄、惩罚所憎恨的人，后在管教人员严师般的教诲、父母般的爱护中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情爱的野星》《情在尘寰》等中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爱情和年轻人的追求、向往。

情爱的野星·····	陶明国	(1)
情在尘寰·····	严广志	(39)
风流女囚·····	严 民	(106)
黑色的星期天·····	冯永库	(154)
冰棺宫女之谜·····	张赞昆	(217)
被劫持到黑社会·····	张秉育	(251)

情爱的野星

·陶明国·

那年春上，吉芬同十五岁的妹妹吉华沿皖河而上，到外乡去卖唱黄梅调。

正月里，听卖唱黄梅调的女伢唱戏，几乎成了有黄梅戏家乡之谓的皖河流域的乡俗。每年从正月初二起，乡下路上，时时可以看见有二、三手持小铜钵或小铜铃的姑娘在匆匆地赶程。在那些富门大屋前的空场上，更是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姑娘，手敲小铜钵或铜铃为节奏，在穿着节日服饰的人们的包围中，唱着一段又一段的黄梅调。

“她演的真象电影上的《龙女》！”

“可演电影的那个‘龙女’，是省里的名演员哪！”
姑娘，你可……曾在剧团里专门唱过戏？”这是一位五十岁开外的大妈，拉住吉芬的手问。

“没有。”

“啊呀，你简直就象从前的严凤英啦。”

“大妈也把我夸得太过了！”吉芬的脸上红红的。

人圈围得越来越厚了，外围的人已经站在搬来的桌上了。

那天晚上，吉芬和妹妹就借宿在那位好心的大娘家里。

第二天一早，吉芬和妹妹离别了这位大娘，踏上皖河大堤，沿着大堤继续往上游走去。刚登上堤走去不远，便见远远的堤下，一个男青年沿着田间小路直往大堤上跑来，一边跑，一边竟向她们摇着手臂喊：“哎——”她们停住了。那男青年撵上了她们，他的脸上那么兴奋：“你们是昨天在我们村里唱黄梅调的吧？”

“啊”，吉芬禁不住朝他注目，只见那青年二十二、三年纪，身材匀称，面皮白净，脸相俊秀，神色平和，正微微含笑上下打量着她哩。

“呵，这位大姐……”那青年开口说道。

“我叫姜吉芬，皖河下面的，唱黄梅调唱到这儿……”吉芬带着轻微的窘态和歉意，轻轻地说。

“噢，我叫杨少君。我也喜欢唱黄梅戏……”

“噢……”吉芬脸上微微有点泛红晕。

“我们村里每年春上都要拉个剧团唱戏的，今年男角台柱子算是有了——由我充数，只是女角台柱子到现在也没有找着最合适的人。要是你……”

“我？”吉芬仿佛有些意外，又有些兴奋，“只怕我不行……”

“怎么会不行呢？”杨少君说，“听我妈说，你唱得跟严凤

英一样，全村的人今儿一早都在谈你呢！”

吉芬没有到过海边，但是村剧团开演的时候，她却看到了一片海，台下是一片人海。在这片海上，象水波上闪耀着阳光那样，闪烁着无数的目光。也正是在这片目光的映射中，吉芬第一次悟到自己来到这个世间的意趣。越往后她唱得越自如，一时她仿佛离开了这片人海，变成了剧中人，与剧中人同悲同乐；也几乎忘记了自己，只有从那片人海上滚动起来的雷一般的掌声，使她恢复了“自己正在唱戏”的意识。

吉芬到后台卸装，杨少君和几个正准备出台的演员齐围到她面前来。说：“吉芬，你从前可曾在剧团唱过戏？”

“没有啊……”

“那你，一定跟哪位师傅学过唱戏？”

“也没有。我就是……欢喜看黄梅戏，欢喜看黄梅戏电影，人家在台上做，我在心里做，人家在银幕上做，我看了电影回家，在自己房里学着做……”

“唉，吉芬，要是你生在条件好的人家，报考黄梅戏学校，一定是能入取的！”

“瞧你说的，我们这块的人，有几个人不会唱几段黄梅戏的？我不过是唱唱玩玩呢，还果真能到国家的剧团里去当演员？说得难听点，我学唱黄梅戏，也是为着每年春上出来找点小钱呢！”她说，径自笑起来。

姜吉芬和妹妹一直借住在杨家。妹妹吉华远不如姐姐那样会唱，只偶尔跑一下龙套，大半时间是在这儿陪姐姐的。杨妈差不多把这一对姐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每当她们

演出回来，饭菜已经弄好，洗用的热水也已备下。待吉芬姐妹刚刚落座，饭菜便端上桌来，常常弄得吉芬在一旁不安失措，杨妈却笑嘻嘻地说：“莫这样，你们只当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越发说得吉芬心里发热。

有一回，吉芬在杨妈房里陪老人做针线活儿，杨妈停住手中的活儿，打量了吉芬半晌，直看得吉芬有些不好意思，埋下头去。她低下头，似在回避杨妈会说出她预料中的话来，又象是在等待杨妈说出那样的话来。

“吉芬，”杨妈终于说了，声音那么亲切而低微，“有二十岁了吧？”

“嗯。”吉芬低低地垂着头。

“有婆家了没有啊？”杨妈的声音越发柔和，又那么关切，又似有点担心。

吉芬的肩膀忽然微微地震动了一下。

杨妈脸上的神色也为之一变。

但是吉芬却抬起头来，脸上露着勉强的笑，又把左手食指放到嘴里去吮着。

“针戳了手了？”杨妈关切地看着她说，但目光中却似别有所思。

“嗯，多时……不摸针线啦。”吉芬抬手理了一下垂到额前来的那绺头发，又仿佛很专注地做起针线。

杨妈犹豫了。刚才吉芬该是听清了问她的那件事的，可是这女伢却在一旁埋头做针线，并不给她回答；还有刚才她的针戳了手，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大妈，还有几段唱词，我不熟，我回房去再温习温习。”

她不大自然地微笑着，站起来。

“噢？”大妈扬起脸，看她，神色有些惶惑、忧虑。

吉芬匆匆地出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房，却坐在床边，不晓得要做什么，心里似乎更加纷乱。

杨少君昨天趁吉华不在房里，突然到她房里来，送给她一张剧照，那是前几天她同他在台上演《女驸马》的时候，乡文化站的人给拍的。那剧照上，扮李少亭的杨少君和扮冯素贞的姜吉芬执手难舍，含情脉脉。吉芬一看照片，脸上顿时绯红了。她还记得当时在台上，心里确实有一股真情，而杨少君也演得情真意切。吉芬自认有生以来还是第一回遇到这样聪明俊秀的男人。特别近几日，少君同她独处的时候，她真有点怕看他的眼神，他的目光总是那么一刻也不转移地盯着她的脸瞧，简直象是犯了痴迷，又那么大胆放肆；他的眼睛那么亮，那么亮，里面象燃着炽烈的明火，使她的心里微微地发颤！而她的心里又不想回避他。昨天，少君在饭桌上忽然想起件事，对她妹妹说：“啊呀吉华，你们出来这么些天，你妈还不知道你们唱黄梅调唱到哪块了呢。你是不是该回去跟你妈说一声，你们今年正月原来不象往年正月那样四处飘流，让你妈听了也高兴。”

吉芬心里明白少君的意思，他想把吉华支走……但是她对少君的这个主意并不反对，其实她自己心里，也盼妹妹不要象这样整天象个尾巴似地跟着自己。吉华走的时候，吉芬送她到皖河大堤上。在堤顶上，分手的时候，吉华忽然说：“姐姐，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可要注意！”

吉芬奇怪地问：“注意？注意什么？”

“莫装糊涂，你心里有数！”吉华说：“我走啦。”

“你走就走，说么子废话！见了妈妈，莫乱讲！”

吉华狡猾地笑笑，回过身走了。吉芬没等妹妹走远，就匆匆地走下皖河大堤，往少君家走去。她似乎已经看到：少君已经等在她住的房间里了，他那么满面春风……

吉华走了，吉芬心里觉得有点儿虚，但是更感到一种隐秘的兴奋。她看出，少君有一种期待，而她自己心里，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期待，她暂时忘记了她的家、她的母亲以及一切与她的家庭有关的人和事。现在她只知道自己和少君，知道他们有着一种隐秘的相同的心思，相同的期待。

昨天夜晚演出结束，回来路上的一出，吉芬现在想起来还心跳耳热，仿佛直到此刻，还沉浸在那一刻的情境之中。妹妹中午刚刚回家去，到夜晚就有了那一出。昨晚，少君和她两人离了人群，从大堤顶上走下来，走到树林间的一截路上，少君忽然站住了，说：“吉芬，听，这儿多静，站在这儿谈谈心，多好。”

“嗯。”她也站住了，等待着少君下面的话。可是半晌也不见少君开口，只觉得少君贴近自己站着，少君的呼吸粗重急促起来，她的心怦怦地狂跳。终于，少君用他那双有力的手把她的身子轻轻地扳过来，没有月亮，她看不见少君的脸，只听见少君粗重的呼吸。

“吉芬……”少君说，声音发着颤。

“嗯……”她应着，声音那么细，也微微发着颤。少君终于搂住她，她倒在他的怀里，她感觉出少君的唇在她的额上，

面颊上狂乱地亲着，最后他那又烫又软的唇几乎胶着在她自己那冰凉的唇上。除了少君和她粗重的呼吸，再没有其他声息。也不知道在那片林间的小道上立了多久，时间仿佛消失了。她只感到少君那搂着她的胳膊的强健有力，只感到少君那身子的可以依托。她听任少君的手在她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爱抚，但是她的身子一直在微颤着。少君终于忽然惊惶般地松了手，他低低地道：“你……哭了！”是的，她也发觉自己脸上凉冰冰的，那是冷了的泪水。

“不……”她微微哽咽，依在他的胸脯上，向他仰起脸，重新去寻找他的炽热的唇。

很迟很迟了，吉芬在床上辗转反侧，总不能入眠。

“吉芬……”是少君压得极低的声音，显然，他正把嘴对着门缝。

可是房里的灯猛地啪哒一声就灭了，并且再听不见有一点声息。

“吉芬，开门……”少君依旧压低声音，情切切地恳求，但是房里依旧没有一点声息。

吉芬的心狂跳着，她知道，少君没有走，少君一定感到了彻骨的夜寒，因为她听到了他牙齿相叩的声音……终于，房门无声地开了一点，少君嗅到了芬吉呼出的温馨的气息，借着外面些微的月色，少君看见了吉芬那只穿着一身内衣的窈窕的身段，这比她在戏台上显示给他的身段要更美百倍。

“你……还在这儿站着，快回房睡觉去吧，看冻坏了……”吉芬低声说，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情绪，她的声音颤颤的。

少君却在她与门框之间的空处闪身进了房里，张开臂，拥住她那柔软而温馨的身子，她并不反抗，让他抱吻。这是她在同一个晚上第二次得到他的炽烈的爱抚。她，和他一样的陶醉不能自拔，忘记了寒冷。

“好了……”很久以后，她喃喃地说“回去吧……”

“不……”他在她鬓边，声音颤抖地轻轻道，一边试图把她拥向床边。

吉芬似乎顺从地同他一道移步，但是她忽然停住步，接着又爆发般地从他的搂抱中挣脱出来，奋力地把他推向门外。在这一霎之间，在他还毫无准备的时候，她的力量显得惊人地巨大，把他从房里一下子就推出了房门。他在门槛上小小地绊了一下，踉跄几下，差点没摔倒，而当他站定以后，吉芬的房门带着重重的撞响，紧紧地关上了。

“少君！”杨妈房里忽然发出惊惶的呼唤。

但是，当杨妈悄悄地把房门开了一条缝往堂屋里窥视时，堂屋里什么人也没有了，一切都静得让她疑惑刚才的声响是不是耳朵的错觉？

又一个黎明来临了。杨妈在床上横竖睡不着，起了个绝早，才开了房门，就见吉芬的房门已经开着了，吉芬正在房里收拾着简单的行李。

“小姜姑娘……”杨妈忙跑到吉芬面前来，“你……”大妈惶惶然。

“噢，大妈，我妹妹前天回去了。我妈在家里一定不放心我，我想回去一下。”

杨母一时手足无措，煞是惶急：“姑娘……是不是少君他……欺负你了？”

“瞧大妈想哪里去了。大妈，这次来，幸亏得了少君跟你老人家的关照，不然……”

“姑娘，再住几天再回去吧，等这正月里的戏……唱尽兴了……”

“后几天还有好些节目呢，不一定要我上场。”吉芬已经收拾好东西，“大妈，我这就走啦。少君还没起来，不要惊动他。说罢，拎了点东西，就往外走。

杨母眼里含着泪：“姑娘……”

吉芬脸上带着笑，眼里却也含着泪：“大妈，我……以后还会来唱戏的，我们还会……见面的啦。多谢大妈，多谢少君大哥啦。”她又向杨妈耳畔凑过去，“不要叫醒少君……”

杨妈把吉芬送出去里把路。“大妈，你老人家……别送啦。”两个人面对面站在堤上，她们对视着，眼圈儿都红红的，眼眶里旋着泪花花，但是谁也不说什么。

“大妈，你老人家……回去吧。”

“唉……”

杨妈往回路上去了之后，吉芬独自一人在路上慢腾腾地走着。这大堤的右边，是一片清而浅的皖河水流，在悠悠地流淌，那水流此刻仿佛也依依不舍的样子，不忍就从这儿流去，那岸下已经鼓出了芽包的柳枝，也在轻柔地拂动，仿佛在叹息那浅碧的皖河水到底还是流转离逝而去了……

前方的皖河隐没在春天的薄岚里，淡淡的阳光从身后射过来，前方的景物显得模糊浑沌。吉芬现在心里也觉得一片

茫茫然，就象前方的那片迷茫的景物。

吉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竟再也没能重到少君家来，使她这两年来只好在梦中同他含泪相逢。

2

那日离了杨家，她正顺着大堤往家乡方向走着，忽然，什么地方传来隐约的呼唤，“吉芬——”她身上震了一下，知道是杨少君从后面赶来了，她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但是不一会儿，少君的呼唤已经近在身旁，接着一辆自行车在身边猛然煞住，车上跳下了喘息的少君。

他们到堤下，在那儿坐下，但是吉芬却只顾伤心，一时不能向少君说明原委。杨少君红着眼圈盯着伤心的吉芬，一边安慰她，一边等待她的心情慢慢地恢复平静。清而且浅的皖河流水在他们脚下无声、缓缓地流去，它仿佛是一条巨大的录音磁带，正默默地等待着，要把一个有着演唱天赋的乡下姑娘的苦恼的倾诉录进这清澈的流水之中去；转了青，带着叶包的柳枝也静静地在他们头上垂着，停息了它们的拂动，仿佛也怕惊搅了这个乡间才女的倾诉。

“少君……你没有看出来，我总有点怕你？”吉芬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那么细弱、哀怨。

“怕我？”杨少君真费解呵，“你……抱着我，亲我的那刻你觉不出来，我怕……”吉芬说。

杨少君仿佛猛醒了：是的，他现在记起了她那微微的颤栗，她唇的冰凉，而且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真的，我……怕，你……听我说。”吉芬声音切切地，那

么轻微，少君的双目一直注视着她的面庞。

原来吉芬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唱黄梅戏。

但是命运不肯成全姜吉芬。她刚刚升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忽然病故。家里只剩下母亲、吉芬和吉华，她辍学了，跟着母亲下地做事。她象是没有忧愁，依旧常常唱黄梅戏，常常和妹妹关起门来在家里做戏，她做冯素贞，妹妹做丫环。在地里做事，常常唱几段黄梅戏给人们解闷。两三年过去，吉芬长成一个标标致致的大姑娘了，丰腴的胸脯，光洁而红艳的瓜子脸，甜美的唱腔，时时引来好些小伙儿欣羡而胆怯的目光。而她的生活却不会令人欣羡：父亲在世时候拖欠的债，母亲的单薄的身体，都需要吉芬早早地承担起家庭的负荷。每年正月，这里的好些女伢带着打节奏的小铜铃或是小钵，两三个人结伴同行，出去卖唱黄梅调，这时候，吉芬便带着小妹，出门去串乡卖唱，每年春天，她卖唱的收入总比其他出去卖唱的姑娘高出两三倍。她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在自己的唱腔和表演之中，她是打心里恋上了唱黄梅戏。听说什么地方要放黄梅戏电影，她跑十几里路去看，一边看，一边在心里学别人的做功、台步、媚眼。每次卖唱回来，她都要拿卖唱得的钱，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去看几场黄梅戏。有一回，她去县城看戏，戏没看到，却看到剧团在台上排戏，她都看得呆了……

妈妈姜二娘或许是害怕那些小伙儿们在吉芬身上闪来闪去的火一样的目光，或许是指望吉芬的婚姻能改变家里的境况，在吉芬十七岁那年，给她在县城边上吃返销粮的菜农中

物色了婆家。男伢叫鲁旺杰，比吉芬大两岁，少言寡语，憨厚敦实，会做事，跟着父亲鲁有福在县城街上摆菜摊子，听说一年有三、四千元进帐，比起吉芬家所在队的人多地少，没有出产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妈妈对这桩婚事十分高兴，吉芬却绝没有母亲的那种兴奋，但也没有明白反对这桩婚事。她认识那个小伙子，他曾是他小学时候的同学，只是他后来读过初中。

不久鲁家提出要她“过门”。“过门”是这儿乡里的婚俗，由媒人和女伢的亲属陪着女伢到男伢家去，男伢家办酒席款待来客和未来的媳妇，男伢的父母在与未来的媳妇见面以后要给“见面钱”的，一百二百，没有定规，同时给陪女伢上门的女方亲属每人一套上等衣料。当吉芬从鲁有福手里接过厚厚一叠“见面钱”的时候，她心里没有丝毫的喜悦；她的心里隐隐感到一种屈辱——自然不是因为嫌少，那时候，她的脸上也露出了一点做出来的勉强的笑。吉芬自己心里知道，那笑，多少有一点儿惨。

旺杰的妈妈却常常上门来了，在吉芬母亲面前抱怨未过门的儿媳妇轻易不上门走动，于是妈妈要吉芬上鲁家去走动走动，帮帮忙，吉芬不得不去时总是早出晚归，一定不在鲁家过宿。

“旺杰和芬儿都大了，我们家里想，把事情办了，也少个心思。”鲁有福一次给吉芬的母亲送来好几段衣料，说。

“这倒是的，办就办吧。”姜二娘说。

“不办！”吉芬从他们身旁走过去，撂下两个字。

鲁有福一怔：“么事不办？你……”